

□李永康



温江春色。李永康 摄

安河、杨柳河、清水河”一睹“四江”之容颜。当年人们还愁解决温饱，无暇顾及河边还有风景，这也是世间许多美空自美着的缘由吧。归家时，她笑谈自己已在温江住了半年之久。那份对孙辈的疼爱与骄傲，溢于言表。我深知，“老糊涂”之言，有时亦饱含温情与夸赞，岁月虽带走了记忆，却永远铭刻着人间的温暖与美好。

外婆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的温江，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小巧与简陋：“一座温江城，青蛙守大门。街道不过十，单灯照全城。”记忆犹新，从成都入温江，必经长安桥，而后便是和宁街、东大街、西大街等

几条主街，两旁延伸出迎晖路、公园路、文化路等支路，小南街、大南街等小巷穿插其间，部分小巷尽头便是稻田，春日里桃花李花竞相绽放，慈竹翠绿亮眼，一派田园风光景象。而所谓“青蛙守大门”，则是街道两旁站立的青蛙形状的垃圾箱，夜晚昏黄的街灯如孤独的星光，守护着城市的静谧与孤寂。

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温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成都市的卫星城，温江借助金马新村对外开放窗口的影响力，有了台商工业产业园区，国企民企让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蜀中第一小康县”。特别是中国第六届花卉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更是让“居住在温

江，美食在温江”的理念深入人心，“南城北林”的发展格局日益完善，健康医学城的康养理念也蓬勃发展起来。南城以成雅高速为界，新城崛起；北林则大力发展花木产业，温江人享受着“一城烟火半城林”的花园城市生活。地铁双轨并行，成雅高铁穿境而过，成新蒲快速通道畅通无阻。温江东邻国际大都市成都，南接双流国际机场，西望西岭雪山，北邻双遗产风光旖旎的都江堰、青城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幸福感溢于言表。

在文化部门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有幸参与并梳理了温江的历史文化，编辑出版了12部“温江历史文化丛书”，包括《历代诗人咏温

江》《温江民间故事》《温江名胜古迹》以及《首届鱼凫杯全国微小说奖获奖作品》《文人笔下的温江：与李白同游鱼凫》等。“鱼凫文化发源地”“王光祈音乐之乡”温江的这两张文化名片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鱼凫村遗址”与“鱼凫王墓”见证着历史的沧桑；王光祈纪念馆坐落于温江公园内，他的事迹，尤其是他的“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永远激励着温江人不断进取、勇于探索前行；而温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吸引了唐代李白、杜甫，宋代陆游、范成大、朱熹等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优美的诗篇。尤其是朱熹的律诗《温江道中》，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地方风俗画，“温江离省近，民俗尚称饶，处处是流水，时时当渡桥。”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读来回味无穷。当代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学者阿来、叶延滨、张新泉、熊召政、谭楷、蒋蓝、石厉、晓雪、达真、程维、何大草、凸凹等，留恋往返在鲁家滩、幸福田园、岷江村的美景中，也不吝笔墨为温江写下了鲜活的诗文。

如今，驱车回乡的路途时间虽已缩短了一半，然而，外婆已逝，她未能亲眼见证和感受温江今日的繁华与美丽，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但我相信，温江曾给外婆留下过美好的记忆，定会在天堂中长久地伴随着她。今日的温江，城市规模已扩大几倍，四季花香四溢，处处充满生机。站在城市之中，遥望雪山之巅，那份宁静与美好令人心醉。我曾以《温江赞》为题写下一首绝句：“一城繁盛半城闲，梦里炊烟有几湾。人海茫茫谁个识，哪群楼上起云山。”幸福温江，美好之城，这便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成都金温江。生活在这里，情感浓郁如酒，梦想绚烂如花。



Culture & History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5年4月15日
星期二

诗歌

请一定用乡音
喊我的名字（组诗）

□马驹

乡音

故乡落雪的时候，
我在南方工厂，那洁白如思念的流水线上，
缝制着羽绒服，
却在潮热里捂暖了整个寒冬。

故乡梨花开遍山野的时候，
请一定用乡音喊我的名字，
我将即刻踏上归程。

我要从这烂漫春日回溯，回到被我遗忘的冬日，
不想再一次与那片纯净的雪白失之交臂。

梨乡来信

梨花的雪白翻涌到半山腰
邮差在薄雪下翻找
去年春天的明信片
倒春寒打结在花草树木的枝丫间

性子较急的春鸟的叫声戳破了夜的封印
蜜蜂忙着填写邮编
山风迷路了，在桃树李树杏树间打转
种梨人搓着如枝条般的手
数枝头蜷缩的春天

天上的白云朵朵都是盖过戳的挂号信
所有飘落的花瓣都是超重的思念
月光把石板路洗得发亮
每片落下的梨花
都是邮戳轻轻的
盖在台阶上

裁春记

梨花举着白瓷碗
天空退回误点的雪山岭
在碎雪中慢慢愈合
鸟啄啄开清晨的壳
蜂针在花朵里绣甜蜜
山对对着空山呼喊了一整夜
喊来了遗落的旧钟声

老裁缝抖开三尺白云说
这才是新绢
青石板上滚动的
都是褪了毛边的月亮
山风挤进祠堂的门缝
碎瓷片在泥巴里翻身
拼出请柬的棱角

嘉陵江边梨花白

正午的枝条背着开口的梨花
江水在下游搬运着浪花
你弯腰拾起的花瓣里
藏着去年未化的雪

风从北岸卷过来
梨树林哗啦啦举起手臂
有人摊开掌心接住
正在坠落的春天
水珠沿着指尖
流向更深的凉意

黄昏在树隙间反复临摹
误入者被影子嫁接成
斜逸的新枝
而泥土深处的脉搏突然收紧
千万朵白正迎着暗流
涌向被暮色咬住的
最后一根弦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行踪

走进古楼桃花园

□何源胜

还没到古楼，桃花便以各种形式在脑袋里涌现，或“灼灼其华”的画面，或“可爱生红爱浅红”的诗句，也有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深情表达的歌声。车窗外，一片片油菜花成规模有建制地闪亮，在田野里或者山坡上飞来飞去，整个春天，似乎就被这些花草点亮了。

车子缓缓驶入过江楼村，也就基本上抵达了桃园边缘。一下车，竟能强烈地感觉到桃花千朵万朵齐齐欢呼，潮水般向我们奔涌过来。我们都显得激动而恍惚，有君临天下的错觉。“我们来了，古楼。”“你们好啊，桃花。”桃花摇曳多姿，每朵都是热情的笑脸。

在桃花热情的指引下，我们纷纷进入桃园深处。放松心情吧，去和桃花自由约会，去伸手摸摸，去闭眼嗅嗅，去侧耳听听，大家无不享受着桃花带来的温馨和喜悦。这份喜悦，或许也只有告别人世的“车马喧”，来到古楼才可以“怡然自得”。

光和人，风和声都是桃林里的自由穿梭者。

桃花各美其美，游人忙忙碌碌，人和花都在春风里彼此寻找，相互期待对方的出现。有个身着汉服的少女依靠了一株桃花（那一定是她最喜欢的一株），咔嚓拍照，留下“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照片。我举起手机，忙忙地要拍下这组画面，却不料我拍照的样子被朋友给拍了下来。有人大声朗诵“桃花春色暖先开”，诗人是想赞美桃花在温暖的春色中先于百花绽放，而我却想赞美那个比桃花还美的女子，她是多么青春艳丽。

桃花太感染人了，我得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路边很多当地的农民，悠闲地兜售着柑橘、土鸡蛋、折耳根、农家香肠腊肉。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男女，他们拿着手机互拍视频，嘻嘻哈哈，完全没有穿越而来的陌生感。一朵一朵地靠近，一朵一朵地辨认，“去年”最好看的那朵桃花，

“今日”哪儿去了？都美，都美啊。桃园里有人在一块石头上雕刻了近百个“桃”字，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风格，其中有一个“桃”字，形状好像树上结着果实，线条古朴厚重，有青铜器铭文的质感。恰好一朵桃花悠然飘落下来，诗歌一般落在它的上面。“桃花”，“桃花”，“桃花”，也化育了一方文明。我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桃花了。

不远处忽然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当地朋友说，那儿是桃博园，古楼桃园最核心的部位，里面娱乐项目更多，是“桃花节”最大的舞台。花开以花为节，果熟以果为节，花和果便不仅仅是花和果，是繁荣经济、助农增收的有效措施了。我们赶到桃博园的时候，果然台上演员劲歌热舞，台下群众挥手摇曳，台上台下，动感呼应，节奏欢快，人人都是舞者，个个都是歌手，四处桃花在阳光下起伏奔跑，整个桃园俨然天地间最热闹的舞台了。

我们身处其中，也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舞动起来，广场舞盛行的年代，个个都跳得有模有样，汗水没多久就出来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桃之夭夭”的笑容。

再远处山坡上有白墙黑瓦的房舍，国画般缥缈在火红的云霞上面。“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朋友说，那里是“月亮湾”，我们中午就在那里“吃土菜，享乡愁”。“月亮湾”，多好听的名字，不禁让我想起“万树桃花月满天”的诗句。从色彩上看，桃花属火，有阳刚之美；月亮属水，有阴柔之美。走进“月亮湾”，果然有古朴清雅的风格。山下桃花映照了天空，身边零星的桃花、素白的梨花，让我们身处“桃红梨白”之中，成就了经典画面。

“月亮湾”老板姓张，是返乡创业的有志青年。他笑着说，桃花开了我们要挣一波钱，桃子熟了我们要挣一波钱。他说“一波”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幸福的眼神，也再次看到桃花一波又一波向我们涌来。

情感

拜谒路遥故居

□肖笃勇



路遥故居。

十月的陕北，塬上已少了绿意。但脊梁上移动的羊群，田地里青黄叶子掩露的玉米棒，沟壑畔小米弯腰坠坠的谷穗，以及房前屋后挂在树上的红枣，无不还在洋溢着收获季节的暖意。

就在黄土高原这坦荡舒缓、犹如暖色油画的时节里，我来到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的王家堡村——路遥从出生到上小学前生活与成长的地方，实地走进他的世界，阅读他的人生。

路遥故居，位于210国道西侧，依山势而建院落呈现一排老旧的窑洞，院内院外散落着几棵枣树，门前杂草依稀，野花闪现，石碾和磨盘搁置墙角。如今人去屋空，一切仿佛皆已归于沉寂，融入黄土大地。

从路遥故居返回，走过跨越国道的行人天桥，在东侧宽阔处，矗立起路遥纪念馆。纪念馆中西合璧，通体白色，三角形房顶，有欧式廊道和罗马石柱，窗户和两边的花格房楼保留陕北窑洞的风格。馆大门一侧立有路遥视察世界体味人生的汉白玉塑像，馆前场地中央则昂扬着一头奋蹄的拓荒牛，正拖拽着路遥的两部名著《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砥砺前行。拓荒牛那高昂头颅张弛力量，不服输、不退缩、不妥协的意志形象，再现着路遥以笔身，身边零星的桃花、素白的梨花，让我们身处“桃红梨白”之中，成就了经典画面。

走进宽敞明亮的展厅，赫然展现眼前的是路遥“思考者”的雕像，沉静睿智，令人肃然，而他的半身铜像则在庄重中显示出安详的神态。在二楼展厅，还塑有路遥的两尊真身蜡像，一个是他身披大衣站立、双手环抱夹烟凝视的身姿，一个是他

独坐一隅、俯视土地苦闷思索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到“惊”人的程度。

纪念馆展厅分为“苦难的日子”“山花时代”等6个部分，共展出和收藏路遥生前生活用品、手稿、信函、照片、影像视频等珍贵实物及资料600余件，真实地诠释了路遥的创作历程。展厅不但荟萃了路遥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文学作品，还复现了他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查阅报刊资料、到铜川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时与矿工同吃住同劳动等经历，引人思考和铭记。

参观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路遥的日常生活中，除了烟，陪伴他的就是大葱。当然，延展开去，就路遥短暂而闪亮的生命而言，陪伴他的还有饥饿、精神苦难和创作的艰辛寂寞。

路遥本名王卫国，7岁时，为了吃晚饭和实现上学的愿望，过继到延川县农村的大伯家。小时候在村子里当孩子王，青年时被结合进县革委会任副主任。回到村小作民办教师，上大学进中文系，任省级文学期刊编辑。初恋分离，婚姻受挫，病痛折磨，命途多舛。所有这些经历，今天看来，无一不是他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辉煌诞生的奠基石。

在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选择城市的黄亚萍而抛弃农村的刘巧珍，是人性的真实书写。而生活中的路遥，既有对于浪漫爱情的理想追求，也有“找北京知青供他上学，从而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现实追逐。路遥身上带着传统“农村味”，又兼具有现代“城市味”，却自称是“农民血统的儿子”。成年的路遥戴着斯文的大镜片眼镜，待人处世却有霸道的时候，更难掩写作上“如昼伏夜出之猛



路遥画像。